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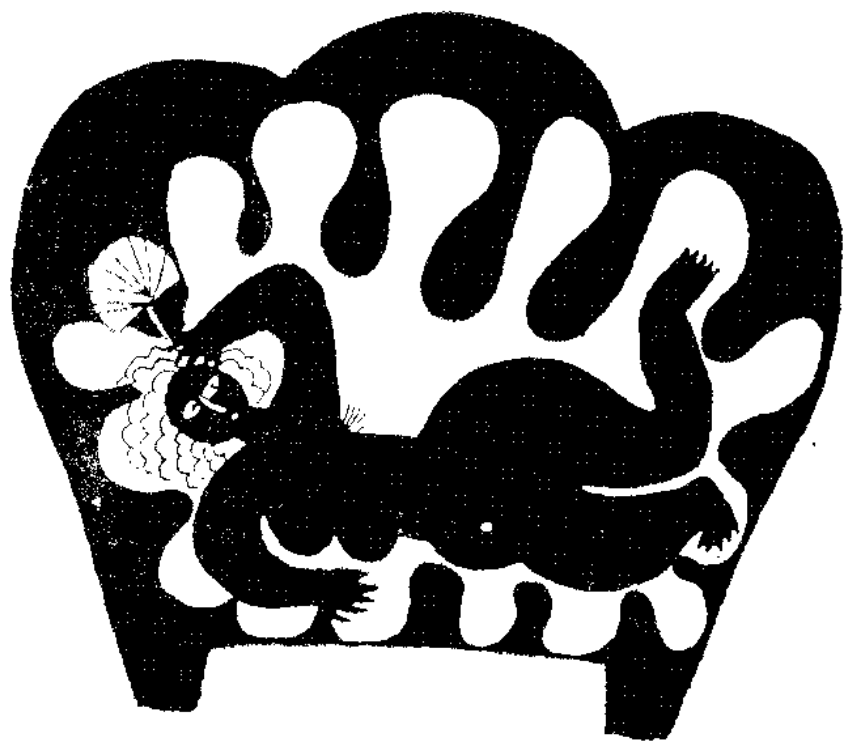
食欲和性欲，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欲望

吃喝与女人，是人类津津乐道的话题



名人谈食论色

● 秦艳编



名人谈食论色

秦艳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周作人

- 初恋..... (1)
- 女人的禁忌..... (3)
- 太监..... (8)
- 故乡的野菜..... (12)
- 北京的茶食..... (14)
- 喝茶..... (16)

林语堂

- 论离婚..... (19)
- 谈性感..... (23)
- 我的戒烟..... (30)
- 谈茶与友谊..... (34)
- 谈饮酒与酒令..... (37)

鲁 迅

- 女人未必多说谎..... (42)
- 我之节烈观..... (43)

瞿秋白

- 关于女人..... (53)

蔡元培

夫妇公约…………… (55)

沈从文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59)

胡 适

论女子为强暴所污…………… (69)

贞操问题…………… (70)

朱自清

择偶记…………… (81)

女人…………… (83)

论吃饭…………… (89)

叶圣陶

藕与莼菜…………… (95)

丰子恺

吃瓜子…………… (98)

湖畔夜饮…………… (104)

梁实秋

女人…………… (108)

男人…………… (111)

吃相…………… (114)

馋…………… (118)

叶灵凤

江南的野菜…………… (122)

夏丏尊

谈吃…………… (124)

许地山

愚女人……………(128)

处女的恐怖……………(130)

老舍

婆婆话……………(133)

新年醉话……………(138)

徐志摩

关于女人……………(141)

郑振铎

宴之趣……………(153)

丁玲

三八节有感……………(159)

聂绀弩

论娼妓……………(164)

论武大郎……………(167)

“确系处女小学亦可”……………(176)

朱湘

五绝中的女人……………(179)

咬菜根……………(182)

王了一

夫妇之间……………(184)

辣椒……………(187)

奇特的食品……………(190)

劝菜……………(193)

阿英

吃茶文学论……………(197)

吴组缃

烟.....(200)

陈克环

谈“吃”.....(207)

谢冰莹

鸡蛋的故事.....(212)

缪崇群

茶馆.....(217)

钱歌川

吃鸡赘语.....(222)

冰 心

我对于女人的看法.....(227)

张爱玲

谈女人.....(229)

钱钟书

吃饭.....(240)

钟敬文

茶.....(245)

孙 犁

吃粥有感.....(249)

黄苗子

酒故.....(252)

邵燕祥

十载茶龄.....(258)

汪曾祺

宋朝人的吃喝.....(261)

鳊鱼·····	(263)
手把羊肉·····	(266)
萝卜·····	(268)
五味·····	(272)
王 蒙	
吃的5W ·····	(277)
陆文夫	
酒话·····	(282)
吃喝之外·····	(286)
贾平凹	
陕西小吃小识录·····	(291)
王安忆	
关于家务·····	(300)
舒 婷	
民食天地·····	(304)
吴 亮	
今天早餐吃什么·····	(311)
苏 叶	
清芬的酒味·····	(320)
唐 敏	
女孩子的花·····	(324)
何 为	
佳茗似佳人·····	(330)
柏 杨	
自由恋爱·····	(334)
老妻少夫·····	(342)

龙应台

自白……………(251)

李敖

呜呼新女性……………(356)

一封神气的情书……………(361)

论和尚吃肉……………(367)

洛夫

诗人与酒……………(372)

女人与诗……………(376)

三毛

饺子大王……………(383)

大胡子与我……………(395)

初 恋

周作人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隔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门进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

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瞭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女人的禁忌

小时候在家里常见墙壁上贴有红纸条，上面恭楷写着一行字云，姜太公神位在此，百无禁忌。还有历本，那时称为时宪书的，在书面上也总有题字云，夜观无忌，或者有人再加上一句日看有喜，那不过是去凑成一个对子，别无什么用意的。由此看来，可以知道中国的禁忌是多得很，虽然为什么夜间看不得历本，这个理由我至今还不明白。禁忌中间最重要的是关于死，人间最大的凶事，这意思极容易理解。对于死的畏怖避忌，大抵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种种风俗仪式虽尽多奇形怪状，根本并无多少不同，若要列举，固是更仆难尽，亦属无此必要。我觉得比较有点特别的，是信奉神佛的老太婆们所奉行的暗房制度。凡是新近有人死亡的房间名为暗房，在满一个月的期间内，吃素念佛的老太太都是不肯进去的，进暗房有什么不好，我未曾领教，推想起来大抵是触了秽，不能走近神前去的缘故吧。期间定为一个月，唯理的说法是长短适中，但是宗教上的意义或者还是在于月之圆缺一周，除旧复新，也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又其区域完全以房间计算，最重要的是那条门槛，往往有老太太往丧家吊唁，站在房门口，把头伸进去对人家说话，只要脚不跨进门槛里就行了。这是就普通人家面言，可以如此划分界限，若在公共地方，有如城隍庙，说不定会有乞丐倒毙于廊下，那时候是怎么算法，可是不曾知道。平常通称暗房，为得要

的清楚，这就该正名为白暗房，因为此外还有红暗房在也。

红暗房是什么呢，这就是新近有过生产的产房，以及新婚的新房。因为性质是属于喜事方面的，故称之为红，但其为暗房则与白的全是一样，或者在老太婆们要看得更为严重亦未可知。这是仪式方面的事，在神话的亦即是神学的方面是怎么说，有如何的根据呢。老太婆没有什么学问，虽是在念经，念的都是些高王经心经之类，里边不曾讲到这种问题，可是所听的宝卷很多，宝卷即是传，所以这根据乃是出于传而非出于经的。最好的例是刘香宝卷，是那暗淡的中国女人佛教人生观的教本，卷上记刘香女的老师真空尼的说法，具说女人在礼教以及宗教下所受一切痛苦，有云：

“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嫁了丈夫，一世被他拘管，百般苦乐由他作主。既成夫妇，必有生育之苦，难免血水触犯三光之罪。”其韵语部分中有这样的几行，说的颇为具体，如云：

生男育女秽天地，血裙秽洗犯河神。

又云：

生产时，血秽污，河边洗净，
水煎茶，供佛神，罪孽非轻。
对日光，晒血裙，罪见天神。
三个月，血孩儿，秽触神明。

老太婆们是没有学问的，她们所依据的贤传自然也就不大高

明，所说的话未免浅薄，有点近于形而下的，未必真能说得
出这些禁忌的本意。原来总是有形而上意义的，简单的说一
句，可以称为对于生殖机能之敬畏吧。我们借王右军兰亭序
的话来感叹一下，死生亦大矣。不但是死的问题，关于生的一
切现象，想起来都有点神秘，至于生殖，虽然现代的学问
给予我们许多说明，自单细胞生物起头，由蚯蚓蛙鸡狗以至
人类，性知识可以明白了，不过说到底即以为自然如此，亦
就仍不免含有神秘的意味。古代的人，生于现代而知识同于
古代人的，即所谓野蛮各民族，各地的老太婆们及其徒众，
惊异自不必说，凡神秘的东西总是可尊而又可怕，上边说敬
畏便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大概是宗教情绪比较的薄，所感
觉的只是近理的对于神明的触犯，这有如旧约创世纪中所记，
耶和华上帝对女人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
生产儿女必受苦楚，因为她听了蛇的话偷吃苹果，违犯了上
帝的命令。这里耶和华是人形化的神明，因了不高兴而行罚，
是人情所能懂的，并无什么神秘的意思，如利未记所说便不
相同了。第十二章记耶和华叫摩西晓喻以色列人云：

“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
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
她洁净的日子未滿，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
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
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又第十五章云：

“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
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
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
洗澡。凡摸她所坐甚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这里可以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污秽的传染性，其二是污秽的毒害之能动性。第一点大家都知道，无须解释，第二点却颇特别，如本章下文所云：

“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里明说他们污秽的人并不因为玷污耶和华的帐幕而被罚，乃将因了自己的污秽而灭亡，这污秽自具有其破坏力，但因什么机缘而自然暴发起来。在现代看来，这仿佛与电气最相象，大家知道电力是伟大的一件东西，却有极大危险性，须用种种方法和它隔绝才保得安全。生命力与电，这个比较来得恰好，此外要另找一个例子倒还不大容易。污秽自然有许多是由嫌恶而来的，但是关于生命力特别是关系女人的问题，都是属于敬畏的一面，所谓不净实是指一种威力，一不小心就会得被压倒，俗语云晦气是也，这总是物理的，后来物质的意义增加上去，据我看来毫不重要。福庆居士所著《燕郊集》中有一篇小文，题曰性与不净，记一故事云：

“就有人讲笑话。我家有一亲戚，是一大官，他偶如厕，忽见有女先在，愕然是不必说，却因此传以为笑。笑笑也不要紧，他却别有所恨。恨到有点出奇，其实并不。这是一种晦气。苏州人所谓勿识头，要妨他将来福命的。”文章写得很干净，可以当作好例，其他古今中外的资料虽尚不乏，只可且暂割爱矣。

寒斋有一册西文书，是芬特莱医生所著，名曰分娩闲话，这闲话二字系用南方通行的意思，未必有闲，只是讲话而已。第二章题云禁制，内分行经，结婚，怀孕，分娩四项，绘图

列说的讲得很有意义，想介绍一点出来，所以起手来写这篇文章，不料说到这里想要摘抄，又不知道怎么选择才好。各民族的奇异风俗原是不少，大概也是大同小异，上边有希伯来人的几条可以为例，也不必再来赘述，反正就是对于生殖之神秘表示敬畏之意而已。倒是在弗来若博士的金枝节本中，第六十章说及隔离不洁净的妇女的用意，可供我们参考，节译其大意于下。使她不至于于人有害，如用电学的术语，其方法即是绝缘。这种办法其实也为她自己，同时也为别人的安全。因为假如她违背了规定的办法，她就得受害，例如苏噜女子在月经初来时给日光照着，她将干枯成为一副骷髅。总之那时女人似被看作具有一种强大的力，这力若不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她会得毁灭她自己以及一切和她接触的东西。为了一切有关的人物之安全，把这力拘束起来，这即是此类禁忌的目的。这个说法也可用以解释对于神王与巫师同类禁例。女人的所谓不洁净与圣人的神圣，由原始民族想来，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分别。这都不过是同一神秘的力之不同的表现，正如凡力一样，在本身非善非恶，但只看如何应用，乃成为有益或有害耳。这样看来，最初的意思是并无恶意的，虽然在受者不免感到困难，后来文化渐进，那些圣人们设法摆脱拘束，充分的保留旧有的神圣，去掉了不便不利的禁忌，但是妇女则无此幸运，一直被禁忌着下来，而时移世变，神秘既视为不洁净，敬畏也遂转成嫌恶了。这是世界女性共同的不幸，初不限于一地，中国只是其一分子而已。中国的情形本来比较别的民族都要好一点，因为宗教势力比较薄弱，其对于女人的轻视大概从礼教出来，只以理论或经验为本，和出于宗教信念者自有不同。例如礼纬云，夫为妻

纲，此是理论而以男性主权为本，若在现代社会非夫妇共同劳作不能维持家庭生活，则理论渐难以实行。又论语云，唯女子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此以经验为本者也，如不逊与怨的情形不存在，此语自然作为无效，即或不然，此亦只是一种抱怨之词，被说为难养于女子小人亦实无什么大损害也。宗教上的污秽观大抵受佛教影响为多，却不甚彻底，又落下成为民间迷信，如无妇女自己为之支持，本来势力自可渐衰，此则在于民间教育普及，知识提高，而一般青年男女之努力尤为重要。鄙人昔日曾为戏言，在清朝中国男子皆剃头成为半边和尚，女人裹两脚为粽子形，他们固亦有恋爱，但如以此形像演出西厢牡丹亭，则观者当忍俊不禁，其不转化为喜剧的几希。现在大家看美国式电影，走狐舞步，形式一新矣，或已适宜于恋爱剧上出现，若是请来到我们所说的阵地上来帮忙，恐预备未充足，尚未能胜任愉快耳。民国甲申年末，于北京东郭书塾。

太 监

中国文化的遗产里有四种特别的东西，很值得注意，照着他们历史的长短排列起来，其次序为太监，小脚，八股文，鸦片烟。我这里想要谈的就是这第一种。

中国太监起于何时？曲园先生《茶香室四钞》卷八有“上古有宦者”一条，结果却是否认，文云：

“明张萱《疑耀》云，余阅黄帝针经，帝与岐伯论人人生

须者，有宦不生须之语，则黄帝时已有宦者。按此论见《灵枢经》卷十，《五音五味篇》。……《素问》《灵枢》皆托之黄帝，张氏据此为黄帝时已有宦者之证，余则转以此语决其非上古之书也。”据说在舜的时代已有五刑，那么这一类刑馀之人也该有了罢，不过我于史学很是荒疏，有点不大明白，总之到周朝此辈阉人的存在与活动才很确实了。德国列希忒（Hans Licht）在所著《古希腊的性生活》（一九三二英译本）第二分第七章中讲到阉割云：

“此盖是东方的而非希腊的风俗。据希拉尼科思说，巴比伦人最初阉割童儿。此种行凶由居洛士大王传入波斯，克什诺芬云。又通行的传说则谓发明此法者系一女人，其人盖即亚叙利亚女王色米拉米思也。”巴比伦盛于唐虞之际，亚叙利亚则在殷初，皆在周以前，中国民族的此种方法究竟是自己发明，还是从西亚学来，现在无从决定，只好存疑，但是在东亚则中国无疑的是首创者与维持者，盖太监在中国差不多已有三千年的光荣的历史了也。

太监的用处古书上曾略有说明，如《周礼》秋官掌戮下云，“宦者使守内。”郑玄注：“以其人道绝也。”又《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云：

“《周礼》……阉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阉尹审门闾，谨房室。《诗》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二者所说用意相同。这宦者的职务虽然与上下文的“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等似是同例，实际上却并不然。脸上有金印与门，没鼻子与关，都无直接的关系，唯独宦者因其人